

直播大地丰收

□泰州 王太生

去年农民丰收节那天,我到乡下找曾经采访过的种粮大户刘老三,他在微信上直播大地丰收:谷穗成熟了,风吹稻浪,几个人,倒背着手,站在田埂上,一言不发,水稻田里一片寂静。

这让我想起两个古人,在秋天,虫鸣唧唧、露水遍地时赶路,两个人,站在旷野上,隔着一片水稻田,拱手道别。

用沉默这样一种方式,与一季水稻目光缠绵,也让我想起曾经踩过几块水稻田。

10岁时,我到乡下家去。远远看到亲戚们在水田弯腰劳作的姿势,是逆光中的一幅剪影。三伏天,大地流火,人有渴感,动植物也有很强的表达。秧苗扭着身体,大口大口地喝水。我还看到一只亭亭的鸟,不失时机地立在水田边饮水。喝一口,尾巴翘一下;又喝一口,尾巴再翘一下。不难想见,清凉的水,顺着鸟的喉管,舒服地流到胃里。

稻草人,也是大地上的“人”。我看着它们在水稻成熟季节,头戴破草帽,身穿旧衣衫,身上还残留着某个农人的汗味和体温,成为农人的另一种站姿。一个人和

他所对应的稻草人,孤独地,守望着一片水稻田。

我在城市眺望水稻田,远处的村庄若隐若现。20岁那年,我在苏北水乡,亲近一株水稻。我站在一片水稻中间,是想看看水稻的灌浆。灌,这个词,很微妙,它把日月天地的水土精华,都进灌去了,待到秋天渐渐风干,成了一粒凝固的记忆。

有个在景区工作的朋友,也用微信直播做他的彩色稻田。游客爬上10米高的观景台,一只松鼠跳跃而来。远远望去,彩色稻田画在水乡田畴,色彩斑斓,景色迷离。朋友说,彩色水稻有紫、绿、黄、红等不同颜色,叶子、稻穗为彩色,但脱谷后,仍是晶莹剔透的米粒。水稻的外形呈彩色,把它们进行组合种植后,就能够呈现出美丽的“稻田画”。

一个农民也做他的彩色稻田。乡下的朋友王小二,在微信上贴他在水稻田里“种”的一个杨柳青年画胖娃娃。胖娃娃的胳膊、腿是黄色彩稻,紫色的用于描边,普通水稻构成了整幅图的背景。

插秧时,王小二卷起裤腿,在稻田里如老牛蹿水,忙得泥花四

溅。他在稻田里划了好多条小沟,用数百根小木杆和草绳,勾勒出娃娃的形状,将颜色不一的水稻种子栽种下去。经过半年多的孕育,王小二家的“胖娃娃”呱呱出世,王小二请来朋友参观,乐得合不拢嘴。

金色的水稻田,是用来勾画村庄的。几年前,我和几个朋友到皖南黟县关麓古村,坐在“联体别墅”前的石头上小憩,我没有进宅去,而是被眼前一块泛着秋光,油画般的水稻田所吸引。

稻草的暖,是一种清香的暖。那天,我和朋友开车到他的乡下老家去喝酒。车沿着寂静水稻田簇拥着的小路,左右绕行。我用手机拍下水稻田中央的村庄,在微信上写下这几个字:吃过那么多的大米,一个城里人去看了水稻。

在我的故乡,没有大片大片的红高粱,也没有大片大片的梵高的向日葵,那些水稻田,包围着村庄,我去乡下,像一只偶尔路过的鸟,在金黄的水稻田间穿行。

微信大地丰收,我恍若看到,水稻田从少年开始,一路光影过渡,来到中年。这些与生长有关的田块,饱含生活的隐喻和生命体验。

众口

□河南修武 薛小玲

有个烤鸭店的老板在网上说了一件小事。

他说有个阿伯天天来买烤鸭,已经连续买二三个月了,倒也不是整只买,而是一次只买一只鸭腿,风雨无阻,有时候甚至一天两次,早上买过了下午又来买。

老板发上一个大拇指,给自己也给阿伯点了个赞,赞阿伯是因为他是烤鸭的忠实拥趸者,赞自己是因为充分证明自己的烤鸭一级棒。老板其实也喜欢吃烤鸭,但再喜欢也不敢天天吃,会腻啊,毕竟再好吃的东西天天吃对心理生理来说都是个负累,若是隔几天吃一次还可以,即解馋又不至于吃腻。这天阿伯又来买烤鸭腿,闲聊问老板就问天天吃不腻吗?阿伯说不是他吃,是他孙子吃,没有烤鸭腿孙子就绝食,也买过别家的鸭腿,但孙子不喜欢,就爱他家的,一天不吃都不行!

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,很简单,没啥悬念,老板的自豪却按捺不住。按不住怎么办呢?就想到通过网络扩散开来,以便山南海北的食客都知悉他家烤鸭妥妥地收获了一个小迷弟,以此证实他家烤鸭确实一级棒!

可他这一发出来,评论就由不得他喽。

有人说这是速成鸭,都是激素添加剂,吃多了对身体不好。原本喜悦感都要洋溢出来的老板一听就急了,连讽带刺地回复道:“这鸭

是我自家做的,做了十几年也吃了十几年,我还得了双胞胎儿子,不知道你没吃烤鸭是不是生了四胞胎呀?”

这就有点挑衅的意思了。马上就有人驳斥:“人家说的是事实,你这么激动干吗?你心里有鬼?”“你这是心虚吧,人家随口说一句看把你激动的!”

老板据理力争:“我心虚什么?你有什么证据说我放那些东西?没有证据就乱说,张口就来?我家烤鸭没放那些……”

“你说没放就没放了?怎么证明?”“做人要有良心!”……

一大波反驳汹涌而至。可怜的老老板落了单,好唇齿难敌众口舌,估计心里特后悔自己多事。即便如此,老板依然在挣扎。

和老板不同的是,评论者都是轻松上阵啊,而且人多势众,他们嘻哈之间就扎了老板的心,而且开始跑偏:“别人说烤鸭,你说生双胞胎儿子,这跟生儿子没关系吧?虽然我也俩儿子,但我觉得一儿一女更完美,女儿是爹妈的小棉袄,瞧你这么重男轻女的,是山里出来的吧?”

还有跑得更偏的:“生俩儿子就这么牛,彩礼钱攒够了吗?北上广深的房子买了没?有啥可傲娇的,哼!”“第一次见生了双胞胎儿子这么嚣张的,怕不怕再来一对双儿子?得瑟!”

唉。

莲藕俏

□南京 吴瑕

秋风一吹,上市的莲藕又甜又脆,藕汁丰沛,无论怎么做,都可以好吃到不停口。

莲藕生长在荷叶下面,在淤泥里扩张自己的地盘,探索生命的力量。和青蛙浮萍作伴,荷花的清香、荷叶的阴凉被酣睡的莲藕一一吸收,日月精华、风雨雷电,还有赏荷人的笑脸、葱茏的夏天,所有的美好滋养着莲藕茁壮成长。

一条莲藕长出五六节,超过一米长的不少。头藕瘦短最嫩,娇嫩瓷白得如同婴儿,吃一口,鲜嫩得汪着汁水,尾节最老,有点渣,中节最粗壮,貌似乡村盛年的汉子,是家庭的中坚力量,压住阵脚。

乡村的莲藕贱,一条莲藕从泥里拔出,淘净藕孔里的泥巴,洗掉

藕节的黑胡须,擦去尾节上黄斑点,莲藕的欣长曲线就出来了。邻居街坊,大人小孩围上去,一个人分点,迫不及待地送到唇边大快朵颐。

我的家乡湖北有千湖之省之说,在我的记忆用稻田种植莲藕的人家不多,毕竟莲藕用来肥自家的嘴和待客用用,不能像稻子那样能卖钱换真金白银。莲藕多数在池塘里安家落户,少数人家用稻田种藕。藕秧子移植成活后,要施肥,我们就在爸爸妈妈的要求下扯些野草,丢进藕田里,踩进水里沤肥,就是省钱的绿肥了。

待到小荷才露尖尖角时,蜻蜓蝴蝶就开始造访。荷花绽放的时候,荷塘里的荷叶就密不透风了,

躲进莲藕深处是村里调皮捣蛋的小男孩们躲避父母亲责打的好去处。大人追到藕田边站在田埂上骂,小娃们逃进藕田里扮鬼脸、趁机摘莲蓬吃,能气死田埂上的家长。

等到秋风一刮,心急的农夫们就站进藕田里,在藕田走几步,凭经验就知道脚下的莲藕有多长多重。挑一两条自以为最重的,弯下身子用脚拨开淤泥,双手握住头藕活动下身子,双臂发力就拔出了整条满是黑泥巴的莲藕。到池塘把藕洗干净了,再洗洗手脚上的泥巴就拎回家交差了。

秋天,我怀念家乡的莲藕,怀念我的母亲和姐姐清炒的莲藕,还有那浓浓的藕汁。

秋日雨趣

□浙江杭州 王海

又下雨了,雨怨在城,雨趣在心。

江南的秋天,浓雾,多霜,雨期绵长。秋虽多雨,但我完全没有“秋风秋雨愁煞人”的怨意。雨丝轻轻地飘落下来,织成一张温柔恬静的帘子,让人细细品味慢慢回忆,心静如水。

过久了在俗事中日渐怠迷的日子,突有一日发觉自己贫瘠的手指再抖落不出一行像样的文字,而窗外的参天大树,繁茂的树叶只落到剩下瘦黄的一片,不禁感慨:真是韶华易逝,浮生向来流景。幸好,秋雨霏霏,飘洒中激发了一点我写作的灵感,所以才有了这篇拙作。想来确实如此,如余秋雨《夜雨诗意》,李商隐的《夜雨寄北》,曹丕的《燕歌行》均是借雨来抒发情感,在雨中获得写作的乐趣和灵感。

江南的雨如烟,如雾,景色美不胜收。久居城市的人们如想真正回归到清纯和空灵,呼吸到最清凉和湿润的空气,则一定要去乡间。看那雨悄无声息地飘洒到田野、山林,飘洒到溪水中、农舍上……风虽寒,但它却送来了野菊的清香和泥土的气息。

秋雨沙沙地,像是在演奏一曲丰收的乐章,它奏黄了一片片稻田,奏红了一棵棵枫树,奏出了遍地金黄,奏开了农家人的笑颜。农家人虔诚的祝愿,祝愿上天,来年还能风调雨顺,还能是个丰收之年。

旧时,若敬仰神灵的是大人,那雨中最得趣的还是孩子,是乡村的童年。记忆里檐雨如珠,只得在家中倚靠门窗看雨的日子,我便与几个小伙伴一起伸出小手,伸出小脚,看水圈一个个地画,一个个地扩大,扩大,最后再也寻不着。那时心里早是出稼的芽,或是干脆披了件破蓑衣急冲冲地跑出去,你追我赶地去池塘边抓小鱼小虾。自然,是少不了大人的呵斥和责骂,但我们却乐此不疲。

沿溪边缓缓而行,昔日顽皮的小伙伴已成了身边头发稀疏的中年大叔,昨日还迟疑着是否要去找个大网兜尽兴地捕鱼捉虾,今日却只能站在这跌进岁月的册页里,幡然成忆。原来,美好的时光都是经不住酝酿和斟酌的,既然如此,就索性让自己再一次融进这片雨意盎然的风景里。

卷起来的幸福

□河南伊川 赵树辉

李记粥吧里的粥不要钱,能喝只管喝。羊肉卷饼才是李记粥吧的硬货,也是它的招牌。肉是鲜肉,撒了孜然,酥软劲道,配以如丝的青葱和修长的绿豆芽,色香味俱佳。薄饼也做得精细,透而坚韧。来这里的回头客带着新朋友,新朋友又成了回头客。老板是个实在人,不因为顾客多了就偷奸耍滑,一如既往的大分量。

这几天,我们临时抽调的几个人半封闭在酒店的客房里,写材料。酒店附近的几个小饭店已经吃遍,实在没什么新鲜的。有人提议出去喝粥,我便推荐了李记粥吧。我们几个人走出酒店的时候,路灯已造出清晰的影。小吃摊冒着热气,站着的,坐着的人,满满的。广场舞的旋律已完全和这点

着灯的夜色融合,释放着消耗卡路里的快乐。

我们花了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走过去,边走边聊,很快乐。羊肉卷饼是一定要点的,就着免费的小米粥,狼吞虎咽之后,居然还剩下两个薄饼和一些羊肉。大家建议打包带走。一个朋友起身张罗袋子,另一个朋友拿起薄饼,将剩余的羊肉均匀地铺上去,认真地卷好。他卷得很专注,像是在做一件工艺品。卷好后放进袋子,又卷第二个,像第一个一样认真。我不大明白他这是为什么。打包,完全可以吧羊肉和薄饼分别带走。他轻轻地将第二个卷饼放进袋子,拿出电话,打给已经吃过的饭的妻子,语气恳切,要妻子在楼下等他。妻拗不过他,只能延迟去超市

的时间。

他的妻子就在他说的地方等他,一个人。约好一起逛超市的同伴等不及,先走了。他把盛着卷饼的袋子送到妻子的手里,妻转身想送回家中。“卷好了,趁热吃……”他妻子迟疑着掏出卷饼,使劲咬了一口:“挺好吃的……”朋友咂着牙笑。若我们不在,他不是会喂到妻的嘴里?我并不怀疑这个想法。突然想起前两天闲聊时,有人爆出的他们夫妻的恋爱故事。他当兵期间,尚未结婚的妻子居然跑到部队驻地,在那里租房打工,为的就是收获他们的爱情。

我在想:爱情可以不顾一切地轰轰烈烈,婚姻却是要实实在在的,经得住生活的琐碎。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412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